

编者按:

从农耕的犁铧到征战的刀剑,铁匠们用大锤和火钳打出了春秋,锤就了战国,犁出了黑土,镰割着希望,打造着数千年的人类文明。然而如今,那日渐冷却的铁炉,那渐行渐远的锤声,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。

并不遥远的绝响—— 打铁铺的记忆



锤声丁当

刘念海 摄

火生铁匠

□劳记

县城建国街上有一家铁匠铺,离我家不远,几乎每天都能听到“丁丁当当”的打铁声,或重或轻,或快或慢,或大或小,很有节奏。这种节奏感可以佐证这家师傅娴熟的手艺。

师傅姓谢,邻县于都人,来到我们县城有十多年了。每天天一亮,就能听到他那带有卷舌音的于都话:“起床啦,起床啦!”他就早早地开启炉子。先将木炭倒入炉中,再拉动风箱,火苗就渐渐升腾。此时,他老婆就会把锅放上炉,在锅里加满水,再放入米,沸腾后,把饭捞入饭甑,再将饭甑放进锅。真是一举两得。

凡打铁,连配锤共有两人,而且都会带徒弟,谢师傅没带,他有个叫火生的儿子是现成的配对。可是这儿子不用心,配锤时,不是打下去没力量,就是打偏,有时甚至打出铁砧外,惹得他爹经常吹胡子瞪眼睛,骂他没出息。这时,谢师傅的老婆就会出来庇护:“哪一个一生来就会,哪有一下锄头挖成井,不会,慢慢学就是了!”说罢,她夺过儿子手中的锤,说声:“我来!”抡起锤,便与老头子对打起来,别看她是个体道人家,配起来,有板有眼,有度有节,看得老头子竟忘了接锤,停在那里傻傻地笑。火生在娘的示范与启示下,

耐着性子学,先学简单的打铁钉,后来学会了打菜刀、钩刀、镰刀、火钳、锅铲等大众用品,特别是他学到了祖传的淬火手艺,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。

出师后,为了锻炼他自立能力,谢师傅让他流动作业。于是,他挑个炉子、风箱,走村串户,为老表打镰刀、锄头等农具。

碰上淡季,他便回城,与我们这些儿时的伙伴玩在一块。具有生意头脑的火生,不再与我们玩捉迷藏、老鹰抓小鸡等游戏了,而是带着我们四处寻找废铜烂铁,每人一天能捡到四五斤铁,铁就卖给他,他便按斤论价,付钱给我们。这些钱,解决了我

们的笔与作业本费,我们很感激他。后来,他又带着我们去街头巷尾收购废铁,我们挑着箩筐,带着秤子,挨家挨户地收购到不少,这些废铁依然卖给他。就这样,他为生意旺季的到来,准备了充足的原料。

上初中后,由于课程增多,学习紧张,我与火生的交往就少了。

不久,听说县里兴建农机厂,需要一批能工巧匠入厂,在有关人员的动员下,火生与他父亲同时进了农机厂。数年后,听说火生在民主选举中,当上了厂长。在他的带领下,农机厂一年一个样,年年新气象。

编者的话:

时光的隧道,总是将人们送往成熟与老成。回首往事,每个人都有难忘的记忆。它们有的像针头线脑,随便丢弃在记忆的某个角落;有的像贵重的物品,被人们珍藏在心灵的橱柜中……

下几期《城事·记忆》,我们将继续与您聊往事,我们将陆续推出票证年代、学生时代、记忆里的锁等话题。说出您的故事,让我们一起分享……

您可以通过写信、电子邮件的方式与我们联系。真诚地期待您的参与!

通信地址:赣州市八一四大道60号
邮箱:gzyangxian@163.com

徐师傅

□马风

家乡的西小街上,有一家打铁铺子。而七十多岁的徐师傅由于收不到弟子也就永远成不了师傅。近几年来,附近的铁铺一个接一个地关闭,他的同行也逐渐转行了,只有徐师傅还默默地守望着打铁铺。他干不了打铁的重活,但也时常到打铁铺转悠,干点杂活,再传授几手绝招。

俗话说,世间活计三样苦,打铁撑船磨豆腐。没有力量不能打铁,没有胆量不敢打铁,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。打铁匠每天面对的是炭灰、火炉和烧得赤红的铁。夏天气温三四十度,在一块块温度高达千度的铁块上,几十斤重的大锤起起落落,需要多大的力量与气度。汗珠溅在赤铁上,发出“兹兹”的声响,冒出青色的烟。打铁匠的工作,又累又脏,铁花飞溅,衣裤上满是烫破的洞洞,手脚经常被烫伤、被刮伤。

作为铁匠,徐师傅对打铁有着深深的眷恋。想当年徐师傅做学徒时铁铺的生意红红火火,每天都要起早摸黑。这些年,铁铺生意陷入困境。昔日手工打造,现在许多已被机械化制造所取代。铁铺生意门可罗雀,好不容易来一个生意还讨价还价地挣不了几个钱。

徐师傅早就想关了打铁铺,但又觉得几代人传下来的铺子和手艺就这样消失了对不起历代祖师。尽管打铁既累又脏,收入微薄,尽管小镇上的其他打铁匠都转行了,但徐师傅还是一门心思地坚持着,想把打铁铺支撑到最后一刻。一想到手里这门技术将来很有可能失传,徐师傅心里还真不是滋味。他真切希望这个古老的手艺能够一直传承下去,让所有人都能了解这种文化,熟悉这段历史。

听说大伯就再也没有讨到过女人。随着年龄的增大,大伯打铁扔锤,有时候也常常力不从心。

自从二十年前,我随父亲搬了家,再也没有见到过大伯,待我上次回去的时候,大伯已不在人世了,顿时,我鼻子一酸。打听过,天色已黑了下来,我坚持要队长带我去大伯家一趟。

来到大伯曾经居住过的地方,先前的两间小瓦房已变成了二层小洋楼。灯影中,我看到堂屋里摆放着一台29英寸的高清彩电,房间里有人在辅导小男孩做作业,队长告诉我,她就是那个女人的女儿。看到眼前的这一切,我倍感欣慰,为今日铁匠大伯的女儿,更为改革开放后的新农村。

我记忆中的铁匠和他的店铺

□石泽丰

就是我的大伯呢!我回来问奶奶,奶奶告诉我:铁匠与我父亲的血缘已经有好几代的距离了,因为住在同一个村子,他与我父亲同辈,年龄又在我父亲之上,当然要喊他大伯。大伯有大骨节病,父母早逝,因为家穷,年过四十岁的他,还没有讨到一个女人,独身住在山后那间守林人的茅草屋里。

大伯傍晚收工回来,经过我家门口时,他常常用一个烧红薯,一把花生之类的食物,诱导我进入他

住的茅草屋,要在那里玩耍,甚至就睡在那里,听他讲英雄的大刀,勇士的宝剑,听他讲美人是如何爱上英雄的故事,也就在不知不觉间,我进入了梦乡。

一个秋天的深夜,我被大伯所描述的那个在我梦中出现的蓬头垢面的女人吓醒了,醒来时,我把抱住大伯,大伯安慰我说:“娃,别怕,那个乞讨的女人是来找大伯的。”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一个三十多岁的外乡女人,怀抱

幼儿,出现在大伯干渴的视野里,大伯东借西凑,借了一点钱在村口盖了两间小瓦房,一间让给她的女儿,一间则是大伯和那个女人住的。我记得大伯从守林茅草屋里扛走那床破烂的被子时,用惜别的语调对我说:“你自己玩吧!”当时,我心里咒他,“你这个叛徒,不管我了!”

在山里,那个女人算是漂亮的,就是有点毛病,且说话有些障碍,他们生活数年后,那个女人撒手走了。

那个铁匠铺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很遥远了。我总想剥开它上面落满灰尘的岁月,企图让它再一次清晰地在我大脑里显现,可剩下的不过是那些模糊的轮廓,那韵味,就像在翻看一本很旧的黑白影集。

铁匠铺坐落在河边的桥头,面积不大,里面放着一个很大的拉推式鼓风机,还有一个炉台和铁砧,铁匠师傅就是利用这些工具和手里的那把铁锤,“丁丁当当”地打铸出村人所需的镰刀之类的东西。我很小的时候,每每路过桥头,总看到炉台的火很大,火苗子乱窜,有时还在上空霎然一簇,宛如昙花炸开。铁匠看到我,便停下手中的锤子对我说:“丰娃,过来让大伯抱抱!”

以前,我还真不知道这位铁匠